

八論
碑墓誌銘
墓表
傳誄祭文

箋注
提要
有正味齋駢體文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唐弢署檢

纂注
提要

泰州王廣業箋

慈谿葉麟分注

友論

葉本無

齊拂舞歌。暢飛暢舞氣
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

千金萬金之壽。名爐晝熱。華燈夕

其密醴卷衣之女

有秦有過乎三千下箸之錢晉書何曾

十萬傲北海之常滿忘

東方之漸高季詩東方漸高奈樂何若是者

書馬援人也。

五陵少年

白居易詩五陵年
纏頭一曲絳綃不

少爭馬埒鋪銅
王濟

裏雪結客之金瀉

水照人之膽生秋容玉札以百函酬實

雲飛生慕相如之

名史記司馬相如傳既學慕死傍要離

吳依大家皋伯通
咸曰要離烈士而

居廡下及辛伯通等為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若是者謂之俠

雲三枝蔡戟之門。

野客叢談唐制
大夫許門設樂
軒

二等金缸之第景福

唐書關播傳盧

杞雅知播韋柔
材可任宰相齧

史記荀卿傳齊

將以升九霄附一

毛可以翔千里。遂

有馮謹市義戰國策馮謹為

蜜

富田

後文

有正未齋駢體文

卷二十一 論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

勢交

總言絕交

漢宋門戶之爭

學問之交互相詆訐

賁賤之交不足恃

孟嘗君客收債之薛燒其券謹曰竊以為君市義毛遂爭盟史記平原君傳毛遂之楚王曰吾當飲血而定從侯綰合而王

氏巖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巖心統致奇膳護乃合以為綰世稱五侯綰以為奇味關雞鳴而田文

脫史記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所謂災火不知熱倚冰不知

寒者若是者謂之勢交夫恃富者忘家任俠者忘身竊勢者并至忘國夫子之門何

難比人之匪終凶凡此三端實同一轍風其吹女風能汚人指書劉與傳與猶此翟

公所以榜羅雀之門漢書鄭當時傳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復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

情一貧一賤交情乃見文態劉生所以廣絕交之論也梁典劉峻見任昉諸子流離不能一賈一賤交情乃見

公叔純交論若夫總角從師十年講學檢冬書而拾蠹披暑草而搜螢硯席必與偕出入

必與共似乎晨夕相思不迷乎風雨華實異用均費於韋弦韋弦見前何以口舌偶慍膠

漆立判談性天者益譏乎高密後漢書鄭康成傳鄭習訓詁者嘗議夫新安朱子新

門上之莠未除室中之戈已起憤言騰於酒座詈吻肆於賓筵學問之交亦如是乎

且夫長虬遇困而泥蟠喬木經冬而霜肅則或易衣而出含菽相過東觀漢記閔貢

於外嘗與周黨相友黨打頭之屋難申打頭屋見枵腹之談不輟方謂升沈有命顯

晦何常他時富貴之遺無忘車笠之約古詩君乘車我戴笠豈知雲泥路絕茵溷花

分嗟采葵之傷根杜詩采葵莫放將墜井而下石雲雨倏忽翻覆之手可成杜詩翻

良友難得

道義之交

教古之重

廢手呵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日月變遷炎涼之態難隱惟見揚眉高視袖手無

言韓文巧匠正旁似半面之乍逢無一毛之可落廣絕交論莫肯費其半穀何有落其一毛貧賤之交又

何恃乎由前而論則如彼由後而論則如此然則出門而求有功伐木而思鳴鳥將

欲遠玉質之無玷守金心之在中者金心見聖道執中記不其難哉不知臨世濯足履暴乎仁

義之途希古振纓繩踐於道德之路清輝接於竹帛冥契合於苔岑則觀其面可以

見其心喻於水而不汨於醴吾見邪交歇正交興嗜欲無所紛始末無所異其進也

道自應乎雲龍其退也德亦符乎霧豹求開徑之三益陶詩開徑望三益計樹人之百年前見

莫不芬若椒蘭歡如親戚衡宇相對對字見梅村詩序則褰裳就之樵蘇不爨則清談而已

清談見田居賦其或巖壑肆志江湖窮年視宇宙為匡居總古今於密席浩浩乎落落乎泉

石證其性情蟲鳥通其言語高山如面知己晤於一琴良醞可懷新詩酬之十斗情

往如贈興來若答無悔無悶與之終身

務本論葉本無

夫三農乃不涸之倉管子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五穀為司命之本古帝王翹勲稼政西征賦心翹勲而仰

止不加敬而自祇密勿田功展器授方順時觀土國語古者太史順時觀土陽瘠奮盈誠重之也誠急之也而

況升才則烝我髦士肆武則登之戎行澤耒耜以詩書起丁男於鏡鑷徽徽乎揆文

觀註有正味齋駢體文 卷二十一 論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奮武孰不從田間來哉自末俗趨華流風日靡策堅驅良而未足史記趙世家陶朱公曰至如少弟者

逐末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末豈知財所由來營聲嘆味以相誇莊子今富人耳營鐘鼓莞簟利必析乎秋

毫史記貨殖傳秦宏羊等皆賈人子爭言利析秋毫市且連其夏屋矯矯佩牛之俗漢龔遂傳出為渤海太守令民賣刀買犢曰何

為佩牛帶犢翩翩騎鶴之遊大富無涯韓非子齊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多錢

善賈史記范雎傳諺言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鄉名寶主寶主鄉見大庫號長生老學庵筆記今僧寺輒

生庫曾無耕種之勞已倍田疇之獲或驚良而雜苦張衡西京賦爾乃商賈百族裨販

或蹠財而役貧史記平準書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逐末者日多力田者日少語云

一夫不耕或受之譏言墮本也又況畫卯爭工雕薪鬪巧畫卯雕薪見田居賦竭數農夫之力

不足供一富室之餐乎今天朝華炫采權假日以餘榮冬葉耀霜修經風而告價是以

奢侈之禍甚於天災晉書紀事序奢侈之患見高明之家終為鬼瞰楊子高明之每見淫人恃富

貪吏爭財木被綺羅谷量牛馬其子弟皆珠服而玉饌珠服玉饌見其僕從亦怒馬

而鮮車後漢書第五倫傳遷蜀郡太守蜀郡肥饒掾吏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開多怨之門蹈厚亡之咎老子毋多藏

懷璧其罪有齒自焚迨至罄龜無腹而難鑽儵鮓肱沙而求活餐鮓肱沙見前然後知蘭

單之駕勝於駮駮之齊驥也短絙之衣淮南子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象鱗蟲短絙不務以便游移

勝於組繡之藩飾也是以淵明作賦多說田園汜勝成書漢藝文志七勝書十八篇注成帝時為議郎使教田

力田

田家之樂
勝於名利

言賴官吏
勸農

言橫征

三輔有奸漢文帝詔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墮身從事而有不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惟言種植當其墮身從事漢文帝詔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墮身從事而有不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

衣就工國語脫衣就工首梓少把土而不以為勞漢書貢禹傳農夫父子擊藁除田

而每憂其晚國語今夫農羣萃而州處鶴頭勸健劉侗詩東書龍骨車忙留青日札

蝦蟆練頭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人自敏其播琴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爰有膏

磬及夫三時不害萬寶畢登宿秉停蓄齊安陸昭王碑文宿餘糧棲畝吳志陸抗傳

而不犯夕照則稻堆香熏西風則耙板聲喧相與撈蘆渚之鰕流茅柴之酒引觴嗚

噓屢舞喧喧鄰有往來生無離別草屋低而竹籬短布衣暖而杭飯香以視為名利

之奴耕餘博覽盧杞遇馮盛於途發其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此競錐刀之

末者欣戚異情榮悴殊致則守忠信以為寶與孝弟而同科漢書成帝紀詔曰先帝

弟同科夫是以純固敦龐而財用豐殖也國語夫民之大事在農穀龍純然而賴

長民之吏司牧之大夫驅游食之民警惰游之習賜巨觴以示賞宣木鐸以趨功如

馮伉著諭蒙書而民知冀種論蒙書見梅村詩序如祭癸為好農使玉海漢宣帝時祭癸以好

而田不汙萊與其栽一縣之花不若課千畦之稻與其擁黃稠之被倦錄錢文潞公

衙鼓上云買向漁樓上面揭多揭少不不若行綠野之春而或且賦稅橫征差科

滋擾以至剗肉無補瘡之計鼎夷中田家詩二月難新縣五月催租餘照水之痕蘇

錢註有正味齋駢體文卷二十一論海會天堂書局印行

不辭脫袴谿水寒不懼股民之生儼然居民之上以規為瑱又何誅焉國語靈王虐白公子張又

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怒置之於耳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不然已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方今聖主同天稼

穡惟寶上辛祈穀小卯敦耕徐陵集聖杏敦耕務勸穡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加軫一人創

於上百吏承於下人興兩穗之詔後漢書張堪傳堪拜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

可家有千箱之樂微生身游化宇家授農書既叨珥筆之榮得遂歸耕之樂所願拓

宮半畝買山一區肆地母之經范鑿度蠅皇氏地靈母經補齊民之術流連耕鑿歌詠太平自號

場師畧言田意惟冀芻蕘可采不以老生長談而棄之魏志管輅傳鄧騭曰此老生之常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

生常談者亦厚幸也夫

韓信論

夫震王必危之說史記淮陰侯傳齊人蒯通說信曰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明哲皆知感恩效

死之心豪士所重以信之智能料敵兵出如神卒之淚灑藏弓本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殺免死

走狗烹高鳥盡良子藏身康晨北者何哉誠以解推之德背之不祥葉注淮陰侯列傳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又夫人

背親信我而道臨之詩甘之勿悔也葉注李陵答蘇武書韓彭道臨故其未遇也浮沈下里落魄郵

亭葉注漢書信嘗數從其下鄉亭長寄食蒙野人與塊之羞有邱嫂憂羹之憾漢書楚元王傳高祖微時與賓客過其邱嫂食

城厥叔與客來陽為羹盡韓釜客以故去已而視中有一羹由蛟龍失水三國志周瑜曰恐蛟龍得

是怨楚七年封其子為羹頤侯注頤音憂言其母憂羹羹也

飯之高情。即淮陰千秋之知己也。史記淮陰侯傳。常毀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為具食。

達人說項斯按此係借用以指項羽又志
王聚之荊州依劉表此借用以指漢王也
延頸希伯樂之知葉注西樂屬於是情而
噴仰而鳴彼見伯樂

法當斬適見騰公與語大悅之
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
都尉官低首未能脫身欲走自
分森森駢骨合葬

臣大上工大不敢亡也。一曰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赤燖方怒春則靈威仰夏則

及從諫若轉圜不遂舉全師而相授不屬一軍之皆驚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

之山河聲名動一叩之中旗鼓耀九天之上其伯不可誦不重身其述不可誦不榮

響箭。本傳令其裨將傳餐烏支也。走木昆而竟度。本傳信乃盜為疑兵。陳船欲

以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
唯壺中須才豐品才流
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

卷二十一 論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嬰瓶渡軍囊安邑魏王豹置人壁後世說注謝安謂桓溫曰侯有違守樹赤幟以

無聲本傳選輕騎二千入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用以鳧藻戎行舉

牢豪傑葉注後漢杜詩傳將軍和睦士辛鳧然後北首燕路本傳廣武君曰方今為

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口至以饗士大夫驛兵本傳楚方急關漢王

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本傳楚方急關漢王

信為齊王徵東定臨淄本傳韓信已定臨淄南會垓下本傳漢王信遂將兵會垓下

指無不克來即受降遂使蟲沙化穆滿之軍葉注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三軍之士一

肩髀起蚩尤之冢葉注李商隱為榮陽公賀吳冠表仍裂蚩尤之肩髀按述異記蚩

凡所以立臣之功者皆所以報漢之德也何意謂言交作厚誼不終表東海之風詎

煩躡足本傳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田江南之夢創為偽遊本傳人有上書

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告楚王信反高

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計既定乎良平位乃

辱之絳灌本傳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無負德漢實寡恩李陵答蘇

子卿陵雖負恩迨至爰書成執手之言本傳陳稀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

爰書注爰換也鐘室作酬功之地本傳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蓋欲逞野

難之毒韓文漢薛呂后名雉為野雞也而先及於臣必有人彘之心史記呂后紀太

手足去眼燂耳飲毒藥而後動於惡不待乘輿之返先為三族之夷韓信傳夷信三

族高祖已從稀

言實無反意

言憾在為呂后所殺若高祖殺之信無怨也

過

軍至見信死此呂志也論者謂謝病之旨缺望既明奉教之詞或非無據葉注本且喜且憐之

左右曰否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稀曰謹受教不知識時務者為俊傑魏志司馬懿傳識時務者為俊傑共大事者必英

雄向使利果滑心貴貪相背本傳蒯通說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則當據淮泗之要

擁甲兵之強從阪上以走丸漢書蒯通傳通曰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使渠彌於

有堵渠彌見長局分鼎足本傳蒯通曰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人奉真王本傳蒯通曰

漢王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敖往立信為齊王正不特狗未可烹亦未知鹿死誰手本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又晉書石勒曰若與光武並驅中原正未知鹿死誰手

晉書張載傳晉夫與烏獲玄設計未成刺腸已及葉注莊子神龜智能七十二鑽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何至假精兵於異地托心事於孱夫

天下所僂笑也哉論者又謂人臣不賣君親無將葉注公羊傳君親無將將而誅焉信也心已奪於

先入之言機乃動於臨終之悔不知彼婦之口葉注孔子世家彼婦之口可以出走職為厲階讓公之

難實為陰禍信之憾亦憾為女子所賣耳果使天威不測臣罪當誅即或怒欲生濤

吳越春秋吳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晉書陸機傳機遇害是日晝臨之器投之江子胥因墮流揚波依潮來往冤將飛雪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識者以為

陸氏之冤甯齒吳庭之劍敢嚙杜伯之弓文記註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杜伯執弓矢以射宣王而况半世

飄零十年知遇豈有壺漿之惠報以千金史記韓信傳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以千金

金而卵翼之恩視同一呖者乎大抵史臣附會每遇深文葉注漢張湯傳湯與趙主為共定律令務在深文吾

海會文書局印行

卷二十一 論

斷定

漢高之悔

起敬羣雄並

起敬光武之

黨平反。要持公論。葉注韻會錄四平反之謂舉活罪人也反平聲淮陰之不反。實可以理信之。淮陰之不能不怒。又可以情度之。若漢高者。征伐威於天下。而殺戮聽之婦人。至於大風之歌。歌安得猛士興思猛士。安劉之策。待之絳侯。史記漢高帝紀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未嘗不悟。呂氏之恣睢。而致功臣之飲恨也。然而晚矣。

光武論

葉本無

在昔王莽之世。天地睢刺。黎民騷騷。一人之貴已盈。九州之禍且亟。凡有軍張漢權。

人冒劉宗者。莫不逐鹿相爭。

逐鹿見韓信論

揭竿並起。

賈誼文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鼙聲紫色。

先効其驅。

除。

漢書王莽傳敘餘分閭位紫色鼙聲

鬼火狐鳴。

漢書陳勝傳又問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各雄其嘯聚。

而帝乃乘元二之厄。

後漢書陳忠傳安帝始親朝事頻遭元二之厄注元二即元元也

應赤九之符。

後漢耿種傳赤九之後豐陽為

王注漢以大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兵聚平林。

光武本紀時伯升已會眾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逃亡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

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馬收新野。號召豪傑。滌蕩凶頑。雖軍

容未耀於南都。

張衡南都賦注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

而逆首已傳於宛下。

漢書王莽傳傳莽首謁更始懸宛市百姓

共提

讀史者觀夫昆陽雷雨。

昆陽見漁家傲序

屋瓦皆飛。漢官威儀。

漢官見漁家傲序

父老垂涕。未

嘗不歎天心之克竺。人意之咸歸。王者之徵。有天下之券也。今夫龍奮大澤。因疾雷

而上天雲起泰山。不崇朝而徧雨。似乎聖人受命。萬國向風。固宜易若撥。變。

撥變見廣陸賦

言成帝業之不易

平隗囂公孫述

疾於菴穽而乃馳驅河北經略關西辛苦累年蒼黃百戰得天下其三光武本紀諸將曰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圖讖徵乎四四七見漁家傲序猶必待邯鄲之捷光武本紀進圍邯鄲破之五月拔其

城誅王郎受蒲水之降本紀光武擊銅馬於鄆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面來與銅馬餘眾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令反側

而皆安本紀誅王郎得吏人與郎交關誘殺者數千章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度本根之既固然後徐窺關輔直挾藩

籬甯王陳埤野之師前戈已倒沛公受霸上之壘白馬前迎史記高帝本紀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封

降軼道旁皇帝聖符節坐輔中原手平大敵兵無血及士皆謹呼凡幾經馬上之勤勞莫非由

生平之慎重也故即子陽竊帝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李孟自玉後漢書隗每騰隴蜀之書後漢書

隴蜀告示禍福書隗囂傳數騰書曲示丹青之信後漢書公孫述傳帝與述書偃伯

靈臺六韜偃伯靈臺雖洞此虜於目中後漢書馬援傳援於帝前聚米為山且置二子於度

外後漢書隗囂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擄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乃自蹇人肆上天之志并蛙逞

吞海之心後漢書五行志王莽末天水童謡曰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被滅囂少病蹇

徒令項蹶悲伊橫來招汝卒之精兵臨於垓上羣帥會於已中一丸之泥封函谷而

莫及東觀漢記隗囂將王元說囂背漢曰臣八公之子號成家而未由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

人與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瓦解冰消鳥飛獸走奉一統而歸

真主總六合而正皇畿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夫靈祇保綏願命也沈幾先物內心也

以恢廓符家

善政

或謂帝不
重人臣故
有廢立之
獨

承炳若之休運廊如之量恢復疆宇茂育羣生若徒惜赤氣於春陵春陵見漢家假序祠

白衣於下博

光武本紀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注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猶有祠堂

謂之天授於人事何稽焉故觀其親提義旅從事戎旅雍容長者之風颯爽真人之

氣雖以寡敵衆而景附者雲從雖以弱禦強而威攝者域伏任一心之灑落感泣降

人問二帝之遊遊笑迎說客

後漢書馬援傳世祖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天漸援曰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

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固說客耳

積誠而後動衆決策而後行師拊本引綱高掌遠蹠拊本高掌俱見前陣

擁虎牙之將

後漢書蓋延傳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

甲齊熊耳之山

劉盆子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等降積兵甲與熊耳山

嗚呼盛矣迨至明堂祀天清廟格祖上膺乾錄重廓皇綱萬里消塵四方無事修

明禮樂則有淑世之功輯睦宗蕃則有睦族之化釐舉政事則有宵旰之勤尊禮賢

才則有吐握之美訟獄哀而生齒盛學校建而經術明究治亂之幾講因革之要一

生以息民為主天下操柔道而行

本紀置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

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赤制延乎將衰炎精挽於既絕

赤制見星象賦古今來中興之主誠

未有如帝之盛者也顧或謂百辟以敘勳賢三公以資弼亮是故安劉必勃輔幼惟

光卒能再造元黃用實區宇若帝志存矯枉鑒在懲前酬功假恩澤之侯優秩杜風

雲之路致使末流不振喬木安求德陽擁立於中官

後漢書順帝紀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

言後事非
帝所及料
其待功臣
甚當

信識緯

言雖精爽
然仍因諫
而寬大

鍾下即清河後漢書清河王慶傳實皇后心內惡之外兄弟求其鍾其皇帝過內侍御者偵伺得失七年帝遂廢太子慶為清河王其

本之終撥者亦由人之云亡也不知作繼明章道同文景王陵以後非若所知高帝

紀上曰王陵可然少戇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與其道臨功臣誅夷壯士何如釋甲於生談之頃

解兵於杯酒之間富貴而歸故鄉功名以終暮齒臣之幸也君何尤乎大抵帝寬能

容衆而英察要足以馭之哲在知人而渾厚又足以綏之故雄才大畧而不顯其奇

兼容並包而若忘其大雖其誕膺景命卑應靈徵往往專信緯書過尊內學內學見宋高宗

瑞應圖鄙南告帝本紀命有司設壇場於鄙南千秋亭五城陌即皇帝位燔燎告天

稱述卯金司空命官附會元武是其偏也後漢書王梁傳歲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

空水土之官於是又或總攬庶機刻繩吏治未免位虛鼎輔權重有司然君房入朝

而寬大之詔下後漢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奉長孫建議而督察之令除後漢

傳字長孫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元上疏曰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以聞仁讓之關以開塞晏之化

日月之食何得而譏故不特開心見誠同符高祖後漢書馬援傳陛下恢廓大度而

經朝庇野治具畢張蓋彬彬乎質有其文謂與三代同風可也東都賦而後大漢之

吳蜀論

慨自蒙孫委馭魏志文帝紀注佐助期云漢以蒙孫亡說神器弛維魏都賦劉宗委

後漢有正味齋駢體文 卷二十一 論 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敘魏思併
春吳蜀

三分

吳蜀之比
較

吳攻魏無
功

稱藩於魏

海水羣飛葉注唐李密傳崑山火烈海水羣飛機槍橫掃當塗魏志注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假黃

家之私讎魏志注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為黃家與赤家攘赤帝之遺至葉注漢紀高祖被酒夜經澤中大蛇當徑拔劍

斬之後有一軀夜哭曰吾子虎踞中原龍爭六合鄧句吳為龍穴魏都賦西蜀與鶴

穴同陋庸蜀以鳥窠幾欲刷馬洞庭洗兵劍閣葉注魏都賦洗兵海島刷馬江湖逞鯨喙之氣杜牧

吉集序鯨喙龍柳成席捲之形而乃宙合無期葉注管子宙合篇注鼎分見李

不足為其雄也必傳葉注崔瑗亦璧一則經營吳會一則締造巴渝以地論之似蜀隘而吳張以勢

觀之似蜀強而吳弱也蓋吳藉父兄之資葉注魏畧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

賈有何逼迫據三江之勝江湖有饒雷之固漢書王莽傳饒雷之固南當荆楚東南稱厥產之饒煮

海為鹽吳都賦煮海為使船若馬江表傳魏文帝曰吳人使船如馬奈何家藏鶴膝唐書鄭維忠傳時

得畜兵維忠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藏鶴膝戶習犀渠乃西取石陽

渠此民風也禁之得毋擾乎葉引原注鶴膝矛名犀渠槍名戶習犀渠乃西取石陽

而無功吳志孫權傳五年秋權聞魏大東攻合肥而輒敗吳志權返自陸口遂征合

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所曾不念腹心可結唇齒相依葉注吳志蜀

為唇齒而爐火乞憐爐火見黑珍滋効貢吳志注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徒灑都

亭之泣吳志徐盛傳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盛怒憤顧謂

乎因弟泣橫為貞聞之曰江業叨九錫之儀吳志孫權傳曾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

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業十一月策命權曰今加君九錫其敬

言其弱

敘蜀

屢敗魏軍

命後迨其後誘王凌於阜陵吳志中郎將孫布部降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衆迎

休於皖口吳志鄱陽太守周魴為數誘魏將曹休七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狐自理而自損吳志初權外託事魏

而誠心不欺文帝報曰自君策名以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理而措之吾人之所恥注國語云狐理之而狐釋之是以無成功鼠一却而一前

吳志嘉禾元年遼東太守公孫淵稱藩於權權大悅加淵爵位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權不聽使太常張彌等將兵萬人金珍寶賁九錫備物乘海投淵果斬彌等送

其首於魏權大怒注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貽誚辱王史記張耳傳趙相贊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貽誚辱王高趙午曰吾王辱王

也虛張暮氣策遼東而見侮史記尉佗傳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又吳志黃龍元年夏四月南郊即皇帝

武黃龍嘉禾赤烏大元凡二十三年吳志注孫權僭稱大帝號黃祇強顏耳蜀足貴乎若夫蜀則不然方大井

之再炎吳志臨卽有火并漢室之隆則火赫彌燭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職而更盛以宗枝而繼統吳志注蜀志伏惟

皇帝中山靖王之胃本支百世神明之君臣一德魚水交懽蜀志諸葛傳先王曰孤表名諱昭著宜即皇帝位以纂二祖

也申正論以折強鄰慨偏安而圖王業馬谷燒而夏侯見讖矣蜀志張郃傳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

從他道與備相遇淵遂歿樊城溢而于禁乞降矣蜀志關雲長傳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

摧張郃於木門魏志張郃傳諸葛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走王經於洮水

蜀志姜維率諸軍出狄道與魏刺史王經戰於洮西大破之隻兵如虎晉志隻兵蜀兵也葉注漢晉春秋宣王不

笑漢將皆飛當雲長威震之時則阿瞞有徒許都之議蜀志關雲長傳威震華夏及

諸葛興師之日則司馬且甘巾幘之羞晉書宣帝紀諸葛亮率衆十餘萬出祁山

諸葛有正朱肱駢體文卷二十一 論

非吳所及

征南蠻

諸葛公死

雖有名將而後主昏闇

人巾櫛魏志武帝紀注王欲還出令曰難借雞肋以解朝魏志武帝紀注王欲還出令曰難

知王欲蜀志諸葛亮傳竭智囊而莫敵此豈吳人之所能希其萬一哉而且三年息士作水牛流馬運

未集斜谷口息民林五月渡瀘兵法攻心與圖在掌必南人之不反征孟獲上縱七擒

也南人不復反矣斯北伐之無虞迨至深入不毛直窮荻窟三接三捷七縱七擒

封函谷以泥丸業注東觀漢記魏將王元說置背漢鎮交州以銅柱業注後漢書

立銅柱為漢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風雲氣肅業注八陣圖注以天地風

漢之極界然後屯兵渭水決勝中原蛇鳥圖開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

奇果卧龍之不死問幾幾其安飛魏志管寧傳注焦先字孝然將伐吳有竊問先今

本心為當殺群羊更殺其幾幾耶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更推其意疑將羊謂吳幾幾

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葉注又北齊書魏書曰一東萊兩頭燃河邊幾幾飛上

天按本文奈何籌筆云勞一統志書筆驛在綿谷縣北九十里鞠躬告瘁出師表臣

飛字本此諸葛亮傳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已方憂食少

後已方憂食少蜀志諸葛亮傳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已方憂食少

見星流嗚呼天哉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或者謂武鄉殂謝不少

朝賢玉壘森嚴玉壘以為字可安陸制何以未見銅駝之埋棘銅駝見晉書紀事序卓先紫

蓋而入朝乎紫蓋見晉書紀事序不知蟲賊內訌朱儒自使引巫鬼而入室通鑑漢後主信用

禍福同燕雀之處堂吳志孫權傳注謂至蜀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王闇而不知其

之將及其語夫斫石之悲蜀志姜維傳後主勒令投戈放甲詣固非用兵之罪矣且

此之謂乎會於治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